



思考者

“入乡随俗”与“特立独行”

◎春晓

一个眼镜哥来到电梯门口。电梯里五人背门肃立。眼镜哥迟疑了一下,跨进去了。电梯门关上,前面一个人报数:“1!” ,第二个人报数:“2!”然后是第三、四、五个。眼镜哥看看左边的人,看看右边的人,嘴巴张了张,又张了张,终于念出:“6!”那几个人依次做“萝卜蹲”。这次,眼镜哥爽快地也做了一个“萝卜蹲”。接着,那五人接龙念诗:“床前——”“明月光。”“疑是——”“地上霜。”“举头望明月。”眼镜哥很快接上:“低头思故乡。”那几人又背起乘法口诀:“五五二十五!”……“九九八十一!”乘法口诀到头了,且看眼镜哥,左瞄一眼,右瞄一眼,念:“十十得一百。”

这是广东卫视纪实短片《监控拍下:电梯里的情不自禁》里让人解颐的场面。面对记者,眼镜哥说:“当时就有点懵了。但是,人到了这个环境就会情不自禁,受它的影响。”一个“情不自禁”,道出人性中“入乡随俗”的从众心理。

生活中有很多“入乡随俗”:办公室里流行分零食,你虽然不想吃,但为了融入,得吃,还得花心思买了分享;周围的人都在休息时间打牌,你也得参与,再不济,也得做观众,如果你向隅而坐,别人便会说你清高;明知不合章程,有悖良心,但为了不触犯周围人的利益,或者仅仅为了显示你和他们一样,你也得和大家一样做……生活经验告诉我们,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因为悦纳同类排斥异己,是人类的天性,人心所向是一种强大的力量。

大多数人的选择就是正确的吗?当年希特勒在德国也得到狂热拥护。“文革”中一些令人发指的事,也是人民群众做出来的。一般人以为西方国家崇尚自由、个性,但在门罗的小说《慰藉》和《雅加达》里,几十年前的加拿大,如果你是教师,向学生宣传无神论,便会遭到家长们联合抵制。小孩子也知道做人要诚实,当斯诺登诚实地揭露一种政府行为后,差点在地球上无容身之地。人多未必是真理,但人多必定力量大。

现在养狗的人是很多了。有一回,我听到一个女人说:“来来来,宝宝,到妈妈这儿来!”回头看,一个女人抱着一只卷毛小白狗轻抚柔语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,大院里有一个老姑娘,因为工作好,周围没有匹配的小伙子,便一直单着。她养了一只当时乡下稀罕的狮子狗,带着它上市场,喂它人吃的食物和专门的狗粮。乡人把她当笑话来讲,甚至把她描绘成晚上和狗一起睡、和狗接吻的怪人。不想二十年过去,当年的“怪异”成了寻常。可见,“入乡随俗”中的“俗”,不是一成不变的。

回头看,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发生了多么广泛的变化呀!穿流行服饰不用再怕被骂“妖精”,下馆子、旅游不算败家,家里没有一辆汽车反倒成了小众,离婚也不用再偷偷摸摸……后之视今,亦犹今之视昔。几十年后,我们周围又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吧?袁玫梅的小说《疯狂的榛子》里写到加拿大一对华人父子的冲突。父亲在院子里割草,儿子回来打了一声招呼就进屋了。父亲说:“也不知道出来帮帮,年纪轻轻,做事要主动,要懂孝道,不要像算盘珠,拨一下,动一下。”儿子说:“您不喜欢割草,可以请我帮助呀!您不说,我以为您喜欢做庭院里的事呢。”父亲说:“你不长眼睛和脑袋?家里事你要主动点,这点儿孝,儿子总该尽尽吧。等我说了你才做,就不值钱了。”儿子说:“爸不讲理。您有话不直说,谁知道您是叫我猜谜呀?我为什么要猜您的心思?那是您的隐私,我不想知道。”也许将来,我们谨守的老规矩,到下一代人身上也什么都不是了。

宇宙中最强大的是时间。个体需头破血流去努力的事,时间会悄无声息地实现。

好想做一个优雅的老师

狂想曲



◎俞亚素

“学校是能把一个淑女打造成女汉子的场所,能把一个风轻云淡的女神转变成唠叨婆妈的地方。学校里不需要林妹妹,更需要王熙凤!”

这段话不是摘自于某个教育名人的语录,而是我自己执教多年的工作心得。十几年岁月,终于认命,优雅与我无缘,生活注定我只能是一个粗俗的女子。因为,我是一个班主任。

一开学,便当起了催债婆。每天早上拿着花名册,查询谁谁交了银行回执单,谁谁还“赖”着不肯交,催孩子催家长,完全一副市侩小人的模样。

紧接着,敲锣打鼓,开始着手学校社团的报名工作。小学生往往是头脑简单,当然四肢也未必发达,而有些家长生性又优柔寡断,导致报名结果相当混乱。昨天,孩子报了这个,今天又说不报了,想改报其他。今天明明说得好好的,第二天又吞吞吐吐地变卦了……每天,只得扯着嗓子,一遍又一遍地核对报名情况。回到办公室,电脑恰似一架电报机,“滴滴滴”响个不停,一看,全是家长们的留言。于是,水也顾不得喝了,上厕所也免了,将一堆作业暂且搁一边,先做起了客服代表。

同时,还得腾出一只手来布置教室外墙和黑板报。呼天抢地只能证明你矫情,中文系毕业怎么了,英文系毕业怎么了,你是班主任你就得琴棋书画件件都会。于是,选材、选色、涂抹、裁剪,于是跪着、蹲着、坐着(坐在地上),忙得昏天暗地,忙得等站起来时,眼前一片漆黑,赶紧扶住墙面,苦笑着问自己:我究竟是干什么的?

好歹,开学前期工作告了一个段落。终于可以安安心心优雅地教书育人了吧。然而,孩子的事就像夏夜的星空,不但密密麻麻,而且这边刚隐下去,那边又闪起来。早上晨读时谁谁捣蛋了,出操排队时谁谁喧闹了,中午自由活动时谁谁在走

秋 晒

农事曲



◎沈东海

周末的早上,老天爷一直阴沉着脸,快到中午时分才温和起来,露出了半张笑脸。“开太阳了!开太阳了!”这是父亲赶到家,开口说的第一句话。他嚷道:“晒谷子去,再不让谷子去见见光,就要霉掉了。”他看我满脸狐疑的样子,告诉我下午是个好天气,阴转多云,天气预报不会错的。

前两天都是阴雨,割进稻子的人很多,大家都在等着出太阳。因为新割的稻子不晒过,是放不长的。村庄里唯一的一块晒场,现在早已是人满为患,平时空荡荡的地方,现在已被稻子染成一片金黄,远远望去像是一块绒毯,又像是在地上打了层蜡,成了这初冬中最美的景象。这里

已没有多余的地方留给后来者了,所以我们只能去地旁的水泥路上晒谷子了。

一辆破板车,载着十二袋谷子,开始上路了。老爷子拉着,我推着。已很久没有锻炼,一运动,气就明显接不上,今天这农活,倒成了我出来锻炼的好时光。谷子拉到那里,父亲不急,先开始扫起了地。细腻是这个年纪的农民所特有的,我就缺少这个耐心了。等不及的我,已把谷子一袋袋从车上卸了下来,一长排地



放在地上。这时奶奶也来了,她让我把谷子倒出来,她帮我们翻。奶奶和父亲的动作很一致,不像是被这天气冻住的,但都很慢。我知道他们在乎的是什麼,时代再怎么变,也改变不了他们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。谷子在他们看来,像是金子一般。

两块水泥地之间有一条窄窄的缝隙,父亲都看在眼里,说我把谷子倒在那里,还晒个屁。喜欢大刀阔斧的我听了,顿时泄了气。在细腻的他们看来,我不适合做这事。他们说得对,因为我把它当作一种任务,因为我的心不在这里。秋割、秋晒这样的农活,对于我而言,已经没有坚持下去的耐心。

晒完了谷子,我回家扒了口饭,马上又回来了。就这些谷子,却有三个人轮流伺候着。大家生怕有个闪失,怕天突然下雨了。因为此时除了风,天色也有些阴沉了。奶奶说:“胆子放大点,没事的,这么大的风只要不下雨,也能吹干一点的。”闲着没事做的我,就独坐在旷野上,抬头看着天,看着一朵朵乌云在自己的头顶盘旋。今天的风很冷,我像一堵被刮得四面通透的墙,傻坐着。作为一个农民,你没有选择,也没有办法,只能老老实实地看着老天爷的脸色活着。随时准备着,准备着下雨时的抢收,像个消防队员冲进火场。

就这么想着,天却真的开始下雨了。虽然只是零星几点小雨,却把我们吓得够呛。在这种恐惧的笼罩下,我们赶紧收谷子了。抢收的时候,我的速度也终于体现了出来,片刻,一半的谷子就收好了。父亲看我收的五大袋谷子,再看看这又渐渐转亮的天,又犹豫了,说剩下的就不收了,再等等看吧。

我无奈地抬头望着天,父亲的眼里没有忧伤,奶奶很享受这秋晒的好时光。祖孙三代,三种不同的心态,构成了这农村秋晒最普遍的写照了。它平凡得就像一阵风,掠过所有的村庄。